

著

高雅楠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不能因为上面写着 made in china，你就放弃尝试
敢尝试，才有机会中大奖

幸福
基本靠
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幸
福

基本靠

抢

Good
Your
happiness

著
高雅楠

人
文
大
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基本靠抢/高雅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670-1

I. ①幸…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4032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胡玉萍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14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70-1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楔 子

乔布斯逝世那一天，很多人都真心哭了。

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几个民营小老板哭得尤为痛不欲生——就在几天前，他们自主研发的中国首创 iPhone5 已完成了大批量生产工作，只等正式发布信号即能随时投入市场。由于乔老爷临时驾崩，几万张订单一秒之内变废纸。

那一年，我们一起失业。

作为会计的我，手捧半箱山寨机走出工厂大门。

01

在濒临 30 的身上找腰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每一天，我都在镜子前寻觅无果。29 岁的最后一天，终于发现髋关节上下不再以直线连接，但那曲线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不像沙漏，更近似于弧。

纤腰本不恼人，念念不忘只因思而不得。

在此之后，我将苍生间所有纤腰拥有者均列为不记名仇恨对象。

别人之妈经常跟自家姑娘说：跟男人相处要长个心眼儿，别让人占了便宜。我妈可倒好，见着我三句话之内准会唠到：我又给你联系了一个男的。估计哪天谁要告诉她我让人非礼了，我妈都得喜极而泣。

每每目睹我亲生的妈那副只要能把水泼出去，连盆都可以不要的神韵，心中总是生起无限凄凉。还有亲爱的爹地，亲手将我往万人相亲会上推——没有建议，没有商量，连暗箱操作的民意调查都没有一个，而是直接偷了我的身份证和毕业证去给我报名了！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我特别想不明白……上辈子是看好他什么

了？

不想骨肉相残，就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身高170，体重170。尽管在我并不需要保护的外表下，仍残存着一颗渴望被王子搭救的心，但在家父眼里，我俨然已经成了过季断码库存，只要有人搭价，给钱就卖。

“我觉得我还没到30呢，急什么呀？”我为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

“我还觉得我没到30呢！我跟你妈把墓地都买好了。”

“我现在这样也找不着什么好的，还不如等瘦一瘦。”

“在我俩入土前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怎么等不到啊！”

“成天听你放狠话，饭倒没见你少吃……现在拍证件照都得拍两寸的吧？”爸从中视镜里递来轻蔑一瞥，“拍一寸的脸就得挤到框外面去。”

“妈你看我爸呀！哪有这么损自己闺女的？”我怒。

“你爸这张嘴啊！”妈开始和稀泥，“不过话糙理不糙……”

“有意思么？我啥样还不是你俩生的！”

爸不缓不急：“其实这些年我也不是没怀疑过你妈。”

妈一巴掌摠过去灭口。

领导人内讧的时候，我眼前开始朦胧——曾几何时，我也有过婀娜和窈窕。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副模样，我觉得吃嘛嘛香只是其中一个微量元素，主要原因还是源于父辈当年的食材不含高科技，我们现在吃的肉和菜大部分都是饲料化肥催大的。除了直接吸收营养，我们更间接吸收了充足的激素。就像猫吃了嗑过药的耗子也会麻爪一样，这种现象在化学里统称为化合反应，公式是： $a+b=ab$ 。

思绪在花城广场戛然而止。

“走吧！”——父王母后把我拖下车，向着万人现场步步逼近。

说是相亲会，真人版却寥寥无几，大多是中老年代言人手持资料卡，遇到条件合适的代言人便眉来眼去互换号码。为了不虚此行，代言们拿了号码也不舍得草草离去，一换再换，不求最好，但求最多。

“一米八的帅哥嘞！银行工作的嘞！”身旁大爷瓮声一嗓。马上有花阿姨扭过去，问：“多大了？”大爷上下打量一下阿姨，道：“28。”阿姨眉开眼笑：“正好，我女儿27。”大爷问：“有照片么？我孙子要找漂亮的。”阿姨忙抖开一沓照片：“护士，本地户口，你孙子一个月多少钱啊？有房吗？”大爷马上绷起脸：“护士啊？护士不行！”阿姨愣：“怎么不行啊？事业编制正式职工，一个月六七千呢！”大爷头扭向别处：“护士太乱，不行。”随后继续吆喝：“一米八嘞！银行工作的嘞！”阿姨没好气白了一眼：“哎，你怎么说话呢！”大爷带着贵族气息瞥回照片：“也不漂亮啊！”

为避免看热闹溅一身血，我及时迈开伟岸的步伐远离案发现场。

托爹娘的福，散场之前，我收获了一堆电话号码。妈如释重负，我也如释重负。妈说：“我把你的号都发出去了，这两天有陌生电话别不接。”我说：“好。”随手把收获的号码揉成一团。

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明知赶集的终点不是良辰美景，却顺水推舟紧跑慢颠，只因时辰到了。我苦笑一声，在夜深人静处，与42岁的郑嘉颖、33岁的伊恩·萨默海德、29岁的玄彬和28岁的速水重道一一挥泪作别。男人再好，如若不能躺在身边，也便无用。心许那第一个拨通电话的陌生人即

是我的至尊宝……想到睡着，睡到天亮。

——我的人生中果然没有惊喜。

至此，琴者断弦，剑者折刃，一切变得无所畏惧。

破罐子破摔，只是开始。

02

我妈的四舅的二姑娘家的大儿子和我姑父的大表哥家的小侄女结婚了。

妈应邀过去喝喜酒，怀揣 100 块份子钱呼朋引伴，被我和爸无情拒绝。爸的理由是亲戚关系不明朗，我的理由是减肥尚未成功谢绝认亲。其实难言之隐是：实在不想被八竿子打不着的七大姑八大姨围观扒皮。问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哪上班呢？一个月挣多少钱？有没男朋友？男友家什么条件？结没结婚？离没离婚？老公有没有外遇？生没生孩子？是不是生不了？生男还是女？孩子多大了？省不省心？哪个学校毕业的？……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总有遭天杀的问题轮到你，永不落空。然后她们会把若干隐私揉碎、整理、归类、分享，评点谁是年度最衰，因此而得到满足。

与其自取其辱，我宁愿替妈跑腿儿收电费。

我家两套房，相距不远，新的住，旧的租。爸说万一我嫁不出去，也好有个地方孤独终老，不至于七老八十了还在他们眼皮下晃荡，令生者影响寿命，死者不得安息。

新来的房客签约一年，入住不到两个月。

铃响。门开。亮瞎我的眼——那半裸出镜的猛男桑简直帅得不像人！一定要找个近似值，就只有希腊神话中美到罪恶的阿多尼斯。全中国有那么多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出租屋，他却偏偏租到我们家……如果这都不算爱，那童话都是骗人的。

活的阿多尼斯以浴巾擦脸，未干透的碎发散出伊卡璐西柚精华洗发露的摄魂果香，斯眼神深邃带着迷茫：“找哪位？”

我底气不足递上水电煤气单：“收电费。”

“哦。”他拉开门，转身进屋，标准倒三角下连结着史上最性感的后鞧。那叉腰肌、腱子肉……我情不自禁咽了下口水。

再出来时，阿多尼斯颇有些见外的套了件白T恤，即便如此，肩臂还是将T撑出饱满的线条。

“259。”斯自语着，从钱夹掏出300递给我。

我抖着爪子找回50，装大方：“零钱算了。”

斯并未推辞，接钱道谢，而后眼神熠熠：“你是房东的……”

“女儿。”

“哦，小姐怎么称呼？”

“常欢。”

“常小姐平时有健身么？”

我自卑得红了脸，不露声色吸紧肚子：“没。”

阿多尼斯挂着神的微笑：“常小姐个子这么高，如果能稍微瘦一点儿就很完美了。”

“吃过几种减肥药，效果都不太明显。”

“吃药多不健康啊！”他从钱夹中抽张卡片递给我，“有空来健身中心吧，离这不远，持我名片能免费体验一次，办卡还能打九折。我帮你量身定制一套计划，要是能坚持，保证三个月让你脱胎换骨。”

IV级钢筋穿过大脑，我情不自禁对着名片诗朗诵：“孙磊。”

“是我。”阿多尼斯放着弱电，“我是那儿的私人教练。”

“办卡多少钱？”

“年卡 2800，半年卡 1600，季卡 900。”

大脑飞速运算，900 打九折就是 810。

我故作镇定点头：“我想先办张季卡，哪天过去方便？”

斯没有半点儿意外，依旧慵懒地答：“随时，你留个电话给我，到了找我就行。”

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美男亲手存进手机，心花怒放。

不记得如何告别，也不记得回家的沿途都路过了什么，只记得午后阳光特别灿烂，阳光裹着微风，微风载着音乐，音乐推着我，我捏着名片，想像自己是刚和一个魅力杀手建立了关系的马蒂达，在优雅的法国香颂间走街串巷……步伐也轻快了几斤。

“妈，你觉不觉得咱家新房客眼睛长得特别像阿尔帕西诺？演教父的那个。”晚饭时，我佯装不经意地博共鸣。

“他长得像毛主席也得交房租。”妈极没情调地嚼着大米饭，抬头，“你好像有一阵子没加班了，最近经济不景气，不是单位有什么变动吧？”

“不加班还不好，你是不是我亲妈啊？”我心虚。

“我是想提醒你长个心眼儿，盯紧点儿老板，别哪天厂子说不行就不行了，觉得不好早做准备，省得到时两眼一抹黑。”——妈若生在古时，不说委身诸葛亮，也定为先生的知己。

“嗯，知道。”我违心地点头。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学会报喜不报忧。

上缴了水电费，再减掉健身中心的卡费。看着银行卡上余额不足四位的阿拉伯数字……我登录邮箱，把前些天扔进回收站的面试邮件翻出来，记下时间地点。

03

我毕业于国内一线大学，环境工程学，硕士。此前三年，我能背到圆周率第 100 位，会解微积分方程式，知道钾钠氢银正一价，可以零失败操作银镜反应，熟悉各种重金属污染的解决办法，虽然不能和老外用他们的母语唠嗑，却也通过了国产英语六级考试。再之前，我还是入党积极分子，会唱十几首红歌，是新闻联播的拥趸，一听《义勇军进行曲》就热泪盈眶，对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击溃了鬼子的飞机大炮深信不疑。毕业三年，公务员统考败给面试、国企厂矿应聘输给裙带关系……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一二 B，曾和千千万万个二 B 一起汇成过同一首歌。

面试在一个并不高尚的写字楼里，落座，问好，人资主管推推眼镜看着我：“常欢。”

“是。”

“应聘会计？”

“是。”

“环境工程学硕士？”

“是。”

“为什么应聘会计？”

“因为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主管又低头看看简历：“以前做过两年半会计？”

“是。”

“为什么辞职？”

“因为公司黄了。”

主管抬头看看我：“你说说自己竞争这个岗位的优势是什么？”

“优势是上手快，要求也不高。资深的没我便宜，便宜的没我资深。”

主管笑笑：“能接受加班吗？”

“不经常的话可以接受。”

“试用期三个月，1000块，餐费和车费可以凭票报销100，转正后月薪3000，年底双薪，以后每满一年加100。能接受么？”

“试用期一个月可以接受。三个月有点儿长。”

主管低头在纸上画了一个叉，抬头笑：“行了，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礼貌地起身鞠躬。

小公司是这样的，处处要求你体现专业精神，自己却不按正规制度办事。要求你吃苦耐劳，但不愿多给钱；要求你以厂为家，但不给你买保险；要求你离职前一个月打招呼做交接，但今天决定炒你，工资就给你结算到昨天。

与上一个小公司解除关系之后，我便立誓：下一份工，要么图钱，要么图闲，不可能再努力成为又一个杨白劳……虽说钱袋青黄不接，也还没到饥不择食的地步。只要脸皮够厚，跟家里交了实底儿，看在多年情分上，妈也不至于自己吃肉给我咽糠。

健身中心离我家不远，我边走边拨电话，人到，问好，填单，看表。隔了一夜的孙教练礼貌而疏离，三句话不到便把我交给前台会籍顾问，转头抱歉笑笑：“一会儿cici带你去做体能测试，熟悉一下环境，我还有客人，失陪一下，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她就可以。”

我点点头，接过顾问女递来的笔和纸，眼神却不自觉地随着性感后鞚飘向远方……回神，顾问女笑容狡黠：“您认识孙磊哥？”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熟。”埋头填字。

“他的课程可火了，要不要买课时？”

“我现在买的这个是……”

“季卡，季卡只能在三个月内免费使用器械、上大课。私教是一对一帮你塑身陪你训练。也就是说，上私教课，一小时的时间教练都只服务你一个人哦！还可以使用 VIP 浴室。”顾问女拨我心弦。

“他一节课多少钱啊？”

“1500，10节课赠一节。”

“就是 136 一节。”我自语。

“课程是不单卖的。”顾问女更正，“11 节课 1500。”

“如果不办季卡只买课程呢……”

顾问女笑得很伤人：“不可以的常小姐！没有会员资格是不可以请私教的。我们是会员制哦！孙教练人很 nice 的，好多女会员都点名找他，很抢手喔！”

我深吸一口气：从精神上算，810 买一个跟神见面的机会，想唠嗑还要花到 2310，11 个小时，合两个小时 210；从肉体上算，我想减掉 55 斤，没神陪伴每减一斤要花 15 块钱，有神陪伴每斤 43 块……可如果没有阿多尼斯，我减肥的动力在哪里？

脑细胞们凌乱了。

“怎么样？”顾问女忽闪着水汪汪的大美瞳等我答案。

“呃……先办季卡吧！私教课我再考虑考虑。”我给自己留条退路。

“好啊，那您想好了随时过来找我吧！”顾问女眼角掠过一丝讥讽，嘴巴依然很甜。

“常小姐要不要挑选一下健身服呢？”

“不用，家里有。”

“哦，那您的入籍资料已经办完了，这张卡从明天起三个月内有效，这里有一张大课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课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叫cici，工号59，卡片上有我的座机和手机号码。”顾问女流利背完台词，奉上送客的微笑。

“好，谢谢！”我拿了课表心虚收场。

这种花钱当孙子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在我身上了，只是每一次，我都当它是上帝赐给我的姻缘机遇。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不能因为上面写着made in china，你就放弃尝试。不怕死，才有希望中大奖。

我满怀憧憬回头眺望了一下沐在阳光里的阿多尼斯和他身边面带桃花的大龄女会员，踌躇满志推门而出。

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来百花杀。

04

回家的天桥上，一个地摊上横平竖直摆放着国内首创iphone5。

驻足抬眼，戴口罩的姑娘正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镊子聚精会神往手机壳上粘水晶。

“瑶瑶！”我试探着叫。

“呀，欢姐！”姑娘站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儿。

瑶瑶是厂里的行政助理，我们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进厂，却是同年同月同日失业，而且同样有着抵扣工资发放的 N 部山寨机。

“这能卖出去么？”我好奇。

“还行！咱们产品不差的，正品有的功能咱都有，正品没有的咱也有，而且声音大、待机时间长、能换电池，关键是便宜！批发市场卖 500，我这卖 380，唯一缺点是咱没店，不能提供保修，所以得碰上识货的。自己卖货就是烦一点儿，有时候遇着那客人吧，纯粹找茬儿，买完了又回来退，说是假的。你说这不有病吗！你花一块钱买千年野生大灵芝，吃完了还想长生不老，那可能吗？！手机这玩意儿，真的假的，能用就行呗！”

我笑：“卖出去多少了？”

“差不多卖完了，还有十来个。”

“真的啊？我把我家的也拿来给你一起卖了吧！一部 100，赚的钱归你。”

瑶瑶当真：“行啊！对了姐，你找着工作了么？”

我摇摇头。说话间，两岸小贩挑起扁担板凳如丧尸猛禽嗖嗖往下跑。瑶瑶慌了神，弯腰端起盒子塞我怀里，自己则把地摊四角一拎，将简易包袱甩在身上，推我一把：“快走姐！城管来了！”

我哪经历过这个？身材瘦小的瑶瑶在我眼前瞬间跑成了一股烟，我跟在后面抱着盒子紧着迈腿，迈得血脉贲张大脑缺氧，还是让个小伙子一拽胳膊扯了个天女散花，手机盒稀里哗啦摔一地。我上气

不接下气，索性坐台阶上喘。

城管男一脚把盒子踢飞，像抓着共党一样威风十足，叉腰近距离指着我的脸，吼：“你！给我站起来！把东西捡起来！”

我把近在咫尺的爪子打掉，好声好气：“城管先生，这东西不是我的，再说是您打翻的，我没义务帮您捡。”

周围有年轻人掏出手机来拍，远处其他城管与瓜子摊老奶奶的精彩角逐同步火热进行中，只消数十秒，结果便见分晓——毫无悬念的，老奶奶完败。炒货下雨般淋在天桥下的行人头上，中奖行人有效行使了破口大骂权，两个环卫阿姨挥舞着超级扫把呼啸跑上来让胜利者下去清理干净。场面一度混乱。

人在做，人民在看，人肉搜索在召唤。

回神，面前的城管先生目露凶光，扯出单子一边填一边冲我吼：“少装蒜！今天不交罚款你就跟我们走一趟！”

我拍拍屁股起身：“我本地合法公民。拘留得先去公安机关申请逮捕证，我绝对配合执法。城管没有逮捕权，你真带我走我就找律师起诉你。”

城管先生恼羞成怒：“别他妈跟我装明白！你他妈心里没鬼跑什么？”

我不卑不亢：“我刚好走到这儿，姑娘把盒子塞我怀里就跑了，你们在后面举着棍子呜嗷喊叫，我知道你们想劫财还是劫色啊？”

不明真相围观群众响起一片热烈的笑声。

“还有……”我补充说明，“‘他妈’这个词不适用于正常执法，作为纳税人，我也有权投诉您，这么多目击证人，咱用不用较真儿？”

过来三四个城管问他在干吗？他很丧气地骂了句“驕线”（神经病），然后在环卫阿姨的监督下，几个人把散落的手机捡起来，连同

没砸烂的果蔬玩具小五金一起装车走人。

人群渐渐散去，我给瑶瑶打了个电话，让她晚上来我家拿手机。

05

“今天吓着你了吧？”瑶瑶喝着老妈煲的糖水笑问。

“那倒没，不过下午看你那动作，老手啊！之前练过？”

“熟能生巧呗！刚开始练摊的时候啥也不懂，都是前辈们教的。第一，东西不能带太多，这样被城管追的时候才好脱身；第二，现金不超过300，卖了货把整钱存了再接着卖，钱在身上一旦被抓就亏大了；第三，你看我选的那地方没？天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下面有动静马上打包从另一方向跑……”

“城管要从四面包抄一起上呢？”我问。

——这种情况在兵法上讲是围歼，民间称之为打埋伏，也是我们俗话说的包饺子。

瑶瑶笑：“你说的这种情况以前有几次，听说是念过大学的城管想的，有一次把几个小贩逼急了直接往桥下蹦，一死两残，砸坏一台车，造成五车连环追尾，还把一个女司机吓成精神病。后来就没人敢用这招了，毕竟执法部门要钱不要命。”

我替舍生取义的汉子在心里降半旗。

“那些罚没的东西怎么处理啊？”我好奇。

“他们专门租个大库，里面啥都有，交了罚款把货领走，不交的就那么放着，放烂了扔，听说到了夏天一车一车往外扔烂水果。”瑶瑶有些心疼，“真是可惜，有人穷得连个苹果都吃不起，可有些好东